

新時代

內幕新聞雙週刊

中華民國卅八年一月一日

發行所：張超然社 南昌象山路戊子牌廿六號

登記證：內政部警備字第一六號

蚌宿戰事轉危為安

(戰局分析) 津浦南段，以徐州為中心的戰事自十一月六日起，轉瞬已近月餘，最激烈的地區，是徐州以東臨海路上的碾莊，共軍以陳毅全部的兵力，與國軍黃伯韜兵團展開圍殲戰。這個戰役支持了十多天，就告一段落，黃伯韜兵團受到很大的損失，黃氏亦已戰死。這是徐州戰事中最重大的失敗，因此失去了大殲滅戰的機會。因國軍在徐州會戰最激烈時，竟先失掉徐南重鎮宿縣，後路被共軍切斷，致使由蚌北上的兵團，無法接應徐州，又中了共軍的迂迴之計。黃伯韜被圍後，孤軍無援，情況不明。終於功虧一簣。

由於宿縣易手，黃伯韜兵團的損兵折將，使淮北的作戰中心，或軍的司令部徐州陷於孤立，戰事的重心，就逐漸由徐州的四面而轉移到徐蚌之間的津浦路沿線，亦可以說是移到了以蚌埠為中心的新戰場。那末，原計劃以徐州為中心的會戰，即因此流產，而造成國軍在戰略上初步的困難局面。拖到十二月三日，國軍終於不得不自動的放棄了孤立的徐州，這個消息，直到五日才由政府輕描淡寫的在戰報中提了一句：「國軍三日主動撤離徐州」。負責指揮徐州撤退的將領，是剛從葫蘆島匆匆撤退回來的杜聿明，他又奉令回到徐州副總司令部任上，並兼前進指揮所司令官。他這次率領了邱清泉、孫元良、李彌三大兵團，約有三十萬人，以津浦線為軸，分三路向南撤退：左翼先頭部隊已越過二堡、三堡，而進抵安徽省的夾溝，並向宿縣以北十公里的符離集猛撲，迫使便阻宿縣的共軍決戰。中路兩下國軍，現已進趨縣下淮河口，(夾溝以西四十華里)側擊共軍背後。至右翼兵團，則向永城東南發展，以防止共軍從西北角增援，並掩護南下兵團前進。這一來，戰事就從津浦以東，轉移到

新時代週刊社
總發行所
文書社

新時代週刊社
總發行所
文書社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NANKING CHINA

本期要目

蚌宿戰事轉危為安
淮水之戰行將大捷
政局暗潮與陳布雷之死
江西痛失彭蕭段
如此一個廖承志
第一夫人在美的活動
民意代表爭奪碎散費
一和目前絕對不可能

南京圖書館藏

淮水之戰行將大捷

徐州撤守戰略成功

一個多月來的部門之戰，始終是沿着黃淮下游的廣大平原上，慘烈進行，自從張莊戰守軍完成突圍，徐州會戰告一段落，緊跟着第二個回合，便在淮河北岸的蚌埠地區展開，這時北邱清泉孫元良李彌三大兵團，被丟在背後如果守徐州，這就中了共軍的一個奸計，而二十多萬大軍，也等於替共軍做了後方的守戒部隊。這時南線的兵團，難以貫通，劉世明，李延年三兵團，在淮水以北推開了陣勢，但誰都知道除了包括胡璉所部的黃兵團外，別的戰鬥方都不是絕對整強，而且以劉兵團的份子複雜，使人對他格外增加了關切。最緊張的時候，自固鎮至曹老集一線，共軍連連過淮河，蚌埠一度也聽到了很清晰的槍聲。滁縣明尤尤頻傳不守的消息，這時局勢的險惡，可謂嚴重無比，因之上個月月底，顧祝同到時先飛至蚌埠，接着杜聿明也匆匆一度來京，次日願祝同由蚌埠返京，立即又奉命飛到徐州召集劉經扶密談，這時京滬各地的記者訪問團，已被深夜派飛機送回南京，於是放棄徐州的消息，便因此不脛而走，雖然官方如鄧文儀將軍在招待記者時，「鄭重否認」，可是電訊不通和航空站的撤退，這是無法掩飾的事實。劉時的指揮部由徐州遷到蚌埠，接着第X補給司令部也全部南下，官方消息慢慢的也透露了邱孫兵團已開始南下出擊，由杜聿明將軍在親自指揮。過了五日，由於南北火擊的形勢，已阻止了共軍南進，京蚌的壓力大見減輕，於是官方始正式承認徐州業已於三日自動撤守，實際上這個日子可能比真正行動的日期還有晚一兩天，不過徐州撤守在戰略上的成功，即是連一向敵對新華社廣播的外國記者，也不能不公開承認而加以捧揚了。

大圈圍與小圈圍

徐州放棄後，國軍邱孫李三大兵團，配合了戰事部隊，便開始南下出擊，直向東結南同地區共軍之背，這是國軍第一次毅然放棄了主要據點，而尋求共軍主力決戰，也是共軍第一次遭遇國軍這富有藝術意味的沉重一擊，軍中觀察家都禁不住擊手擊桌，驚嘆這一個消耗性的殲滅戰，雙方果結如許軍力，決鬥於如此狹長的地區，真正是鼓亂以來絕少僅見的一役，而共軍當時師師堵擊，一面分兵圍困深入淮河兩岸雙堆壩的黃維兵團，也何嘗不以為有點把握，故出此冒險之一着。因為這時南下的黃兵團如果也如黃伯勳兵團在贛非被共軍不惜犧牲的拚掉以後，不等南下兵團趕到，共軍恐怕已可席捲蚌埠直叩江邊，而不料黃維兵團的以靜制動，和李延年兵團的揮住東翼，再加上南下兵團西出永城，切斷陳毅劉伯誠陳廣等部的補給路線，共軍便不得不全師北撤，希望把邱孫李等回徐州，而南渡黃維兵團所與友軍間的阻力，也就因之大見減輕，共軍的全盤妙算便成了逆轉之局。

在這一過程過程中，雙方都盡量利用了新的戰法，門習而不門力，雙方你包圍我，我也包圍你，大圈圍中有小圈圍，袋形陣地中又有袋形陣地，總之，這是一場規模最大的消耗戰。誰能持久，誰能消耗掉敵人的主力的那怕是一團一營，積小勝為大勝，到頭來對方也只有精窮力竭之一途了。

九大兵團的分析

國軍因為有良好的基地，同時也有了優越的交通工具，所以在整個大形勢上，便佔有了較有利的地位。像新抵蚌埠全機械化的宋希濂兵團，據說宋雖來自鄂西，可是他的部隊却是自新編空運而來，（宋原任新編警備司令），再像被圍的黃維兵團，他的陣地上很快便建立機場，可以起落小型飛機，共軍想達到消耗黃部糧彈的計劃，也當然不容易實現，現在南下的邱清泉孫元良李彌三大兵團，已推到褚蘭夾壽離溪口永城之線，北

津浦路以內，國軍是避開了洪澤湖流域的沿淮一帶，而沿淮河，泗水的上游南下，以方利重武器的運動，同時也避開了遭受陳毅，劉伯誠三面圍擊的威脅。

這一支南來的國軍主力，原則上祇能說是兵力的轉進，是撤退，以便向蚌埠集中，而不能算是採取決戰。這支南來的國軍，可能沿途遭遇到共軍無數次的襲擊，而以怎樣渡過厄境，以保存實力為已足。然而，實際上戰爭是不可避免的，三個大兵團的運動，力量固然強大，而目標也很明顯，駐守永城，蕭縣的陳安部三個縱隊，正以逸待勞的在等候着出擊，或者後背，同時，劉伯誠又從宿縣，固鎮將主力向北迎戰。由此看來，國軍南下的三個兵團，將要遭遇最大的困難。這就是所謂黃泛區即將爆發的大會戰。這三個大兵團的存亡，對今後局勢，將有決定性的作用。

南路以蚌埠為中心的北上國軍，由李延年，劉汝明兩兵團分任東西兩翼，這原是第二線兵團，守在淮河南岸，現在徐州兵團南撤，急需大軍接應，所以不得不轉守為攻，強渡淮河，沿津浦線北上。據遠訊：東翼先頭部隊已抵達固鎮以南三十華里的王莊，而西翼兵團，因遭過了共軍頑強的抵抗，仍被阻於距蚌埠不足四十華里的曹老集，然而，中央社電訊：即已說國軍已攻克固鎮，惟該部隊究由何處出發，路線不明，番號亦未公布。（可能的即是沿津浦西邊北上的兵團）。

由此看來，北上兩大兵團，最重要的任務，是在接應南下的邱，孫，李三兵團，以便收復固鎮後，在宿縣附近會師。另一種作用，也可說是南北夾擊，圍殲陷在宿縣固鎮之間的劉伯誠，陳廣，主力。這是一場捉迷藏的戰爭，而且這個戰頭頭緒紛亂，重重包圍，使人眼花繚亂，可能是內戰以來的最大一次大戰，但其發展，要看國共雙方誰的兵力強，火力猛，運動快，來決定今後的勝負。

上兵團，也會師推進到滄河沿岸，自肝賒險渡洪澤湖企圖南下天長攻擾揚六的共軍，有劉汝明宋希濂兩大兵團對付，並不見如何吃力，而自鄂東豫南到京京蒙的張淦兵團，其攻勢的箭頭，却能把南路國軍在渦解河上連成一線，合圍之勢已成，共軍今後的命運，是要面臨艱苦而掙扎的苦戰了。

分析國軍九次兵團，黃百韜兵團硬打硬仗，不知取巧，所以不免遭受損失，邱清泉兵團完全美式作風，無論進攻防守，都是先以熾盛的火力掃蕩敵陣，然後再行短兵相接，所以實力始終得能保全，李彌兵團駐紮青島，收編了抗戰時間的游擊部隊以整訓，成為清一色山東的子弟兵，所以戰力很強，不過因不善宣傳，故外間對之不甚了解，孫元良兵團，大多是原由其叔孫震將軍統率之部隊，所以戰力也很強，不過因不善宣傳，故外間對之不甚了解，這次中外記者團的前線訪問已有實據，兩面黃維兵團，單以其副司令官胡璉一軍而論，這便是二三年來國軍在中原與共軍周旋，可與邱清泉相提並論的一支勁旅，所以共軍這次南下，目的是準備把他吃掉，拔除這枝硬釘子。李延年兵團傳說有東北撤回的新軍歸其建制，戰力尚好，劉汝明兵團過去的種種，雖不太使人滿意，可是這次却表現得差強人意，最近在京中流傳着一個說法，講這次劉汝明一度由固鎮撤回蚌埠，實際是中央預定的誘兵之計，結果共軍一路深入，補給不繼，發現有詐，倉皇渡江北逃，即已成了陷入人包圍之局，因此劉兵團說起來，是頗有功績的，至於說到宋希濂兵團，前面已有報導，無論他的部隊是不是由絕域飛來，不過聯合社的報導，却已強調了他這支機械化部隊的值得注視，他個人在白塔山之戰中，建起了國人的敬仰，也是很重要的因素。張淦兵團是一支兩廣子弟，刻苦驍悍，在抗戰期間的大別山中，便開始了與共軍的周旋，過去在豫南鄂北很打了幾個漂亮的仗，這次北上助陣，力量也是值得一說的。

是決定的階段了

據聯合社的報導，徘徊在淮河北岸的共軍已開始因補給困難，彈藥缺乏，而被迫採取了「車輪戰法」，以便輪休整頓，打開地圍來，南西北三面層層圍攻，共軍的處境實在相當危殆。目前最可能的一條路徑是東走蘇北，以出重圍，可是蘇皖交界處湖沼縱橫，大兵團的行動也相當困難，何況萬一國軍從頭壓下，而將他們一齊逼成背水陣嗎？所以蘇北的戰事，姜堰口岸的攻援到目前為止，還只算是牽制之戰，而豫西孔祥周部擬乘豫鄂空虛東犯平漢兩段，到實在可以看出共軍之志仍在中原，不過堆整擴展太決，或不免有點心餘力絀了。淮水戰局發展到目前，已可說是到了決定性階段，如果國軍各部隊間再能密切配合起來，將士用命，大捷的支票是很可能兌現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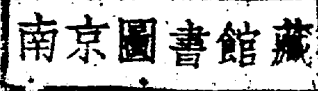
政局暗潮與陳布雷之死

據關係方面推斷，對力量，尤其是依據的活力，剛結實的力，最近政局的暗潮，政協決議提高職權的，對陳布出氏之外，是立法監察兩院，除了派系縱橫外，還時時有反黨派反現實的言，來自行感以來的，由於「還政於民」之故，國民黨對現局的控制，除了總裁兼任總統外，事實上已大大削弱了，於是便有黨內改革的呼聲，希望恢復三民主義，再加強今日不少「民選」出身的立憲委員發言，願請大家愛護黨也愛護領袖，結果反被某中委怒斥說：「今天就搜到一個樣子，總裁是全黨受了他們這幫小人欺騙包圍」結果，不得不滿懷憤憤，中途退席，這對他的自殺，可說是很重要的原因。接着，由陳所屬議組成的翁內閣，也

徐州剿總是在十一月底，由徐州撤退到蚌埠，十二月，剿總秘書長劉子清在蚌埠首次招待新聞記者，解釋當前的戰局說：「我黃維兵團，在滄河南岸宿縣南端約五十華里之處，以雙堆壩為核心之縱橫十餘華里之陣地中，吸引匪劉伯謙，陳匪等部主力，進行血戰，幾已旬一旬。這句話，引起許多軍事觀察家的懷疑。另據軍方的廣播，黃維兵團被困在雙堆壩十餘里方圓之陣地中，該部隊以胡璉所部為基幹，已被困十多天，所受的遭遇恐與張莊八義軍黃伯韜兵團相同，現在僅依靠空投為補給，能否解圍，尚待外接到達的早遲為定。

從戰局的發展看來，徐州會戰，已成過去，蚌埠會戰，尚未成熟，目前進行的戰爭，祇能說是以宿縣為中心的野戰軍決戰。而國軍的任務，是在怎樣掩護徐州南下兵團的安全，並保全實力，以待會戰的發展，不求立動功偉績。然而從戰略形勢來看，假定國軍能在宿縣順順的會師，而宿縣外圍的幾個大據點，如北面的徐州（共軍早已進駐），東面的泗縣，南面的蒙城，西北的永城等地的共軍都在視着此一行動，而引起大規模的野戰，這是必然的了。這是今後蚌（埠）浦（口）會戰的先聲，而南北大軍能否會師，又是今後大戰的預兆，就看這蚌口黃泛戰區軍事的發展了，成敗得失，對今後戰局的影響，極其重大。

然而，共軍會不會就範，照過去共軍一貫的策略看來，若國軍南北兩大兵團合擊，而又能得到必勝的把握，則共軍是受不了這種壓力的。是以共軍也許會再用空軍戰術，撤離主戰場，而向兩翼迂迴。現在陷於宿縣固鎮之間的共軍，劉伯謙的一，二，三，四，六，九，十縱隊，及陳廣的四，九兩個縱隊，他原來的目的本係策應陳毅打徐州，現在徐州之戰業已結束，自己反陷在泥沼中，那麼，未來援救劉



經濟改革失敗，舉國秩序騷動，幾幾乎闔下了大亂子。也可能下是陳布雷負咎輕生的一說。

不健忘的朋友，該還記得，行憲伊始，首屆責任內閣難以產生，立法院對張岳軍不表同意，最高當局對何應欽也覺得不盡適合。王寵惠、宋子文、張厲生都會被一般自爲可能的人選。各派各系差不多都在傾全力來角逐，結果冷門爆出，翁文灝坐上寶座，接着社會賢達王雲五也突然出長財政，這一連串的事實，都是陳布雷的幕後策劃，一手安排。因爲他覺得翁以學者聲名出類拔萃，而且與政學系T.V.宋等有很深淵源，國際觀感既佳，國內一新耳目，至於王賢達呢？則國際聲譽固不在話下，至少以他爲人不致濫恃地位勾結豪門作惡營私，這一點是絕對靠得住的，果然翁王任內，來了一個驚天動地的經濟改革，這一套辦法看來並無大錯，不過執行技術和客觀環境的影響，即造成了空前的經濟大混亂，繼而搶購後又

有搶米，一時如火燎原幾有不可收拾之勢，這種種固然不能專責備那一方面，可是陳即對之深感憤懣，這又是一層伏筆。

此後，翁士辭職，王去翁留，忽又催勤，忽又辦公，政局始終動盪不定，翁閣已入微妙狀態，據說其中又有一段曲折

的辭職確確實實已由總統面准，不過由於繼任人選難於安排，只好請翁「看守」一時，由於杜威競選失敗，C.C.組閣勢不可能，宋子文流人不利，太子派缺少人才，閣揆人選，只有還在政學系中打轉，翁既不幹，王世杰吳鐵城都有意出山，可是蔣總統却始終念念不忘於張前相國，屢次徵詢他的意見。據說張對目前行政院的牽制太多，難與爲力一點，曾坦率直陳，結果總統採納了他的意見，有意改組戰時體制內閣，即令陳布雷等擬具方案，可是風聲一出，立法院首先不滿，民社黨也表反對，而陳布雷既感失着於前，自不能不

慎重於後，因見時局如斯，派系傾軋仍如此強烈，出了出來不見得會討好，而上面又一再催促交卷，也不能再推延不動，左右爲難，只好一死了之，故其遺書中充滿自譴之詞，而其雜記中，也一再流露心力交瘁難供驅馳之苦，這種種說法似尚不致遠離事實。

民意代表爭索疏散費

甄仁明

中國的民意代表，不但代表了民，意而且也代表了人民的一切權利，這是一個最持平的看法。

自從第一屆制憲國大以來，而行憲國大，立法院會，拾棺自殺，絕食要挾，以及請願，吵罵鬧變包案，種種花樣，可謂層出不窮，空前絕後十足足表現了中華民族的劣根性：恃強逞威，衆敵自肥，也十足足的把國教之邦文明古國的中國顏面丟得一乾二淨，這說起來當然是一些舊話，可是這次民意代表的爭索疏散費風波，又不免使我們看見了一次衰衰諸公醜態的原形。

事實說這樣的，過去一般行憲與亂亂委員，不多是坐領乾薪安享清福嗎？誰知這一些時候，行憲固無進展，散亂也見退化，砲聲在徐淮地區響起戰火也幾乎照亮了都門，於是胆小的人都開始溜了，政府各部門也慌了手脚忙著疏散。起初是這批代表中有的私費逃難並無什麼話講，可是看一看政府公務員都有的是疏散費而我們堂堂民意代表的疏散問題，政府又那能夠漠視？等情據此，這

事情當然要據力爭了。不過這樣的爭法。怎樣的拿法，這班不同於人民的人們却有了他的一套辦法。這首先是一批立委們，他們以追求對象契而不捨的精神，緊緊的釘牢了財長徐堪，要他如履照辦。當然，自從參政會以來，多少年的經驗，已使行政官員領略到民意代表質問時的滋味是如何難受，於是平日多燒香，自然也成了鞏固自己官位的一門祕訣，立法員既然提出了這個要求，徐堪財長又怎麼能樣不給優先考慮。於是折衝，請示，催索，批准。到了五日上午，一個喜氣洋洋吹進了立法院：徐財長已答應了每人五千名這是特別借支費。

立委拿到了，國大代表也不免眼紅了，留京的問題大代表立刻在六日的上午，集合商討這個問題，在國大會堂二樓的會議室裏，一班喧嘩專家大發議論，慷慨激昂，他們認爲同是民間的代表，如何待遇不能一律平等，立委能拿疏散費，國大代表當然也可以拿，於是議推代表向行政院去辦交涉失敗，一定要援例辦理，只許成功，不許失敗！

伯誠的，當然是陳毅。而且，自徐州之戰結束後，陳毅的二十個縱隊，除了大部份已受到犧牲外，還有一部份餘力存駐，故陳毅的主力，今後也許可由津浦東邊兩翼，兜過洪澤湖，而在蚌埠以南出現，迂迴津浦路的後路，以解救劉伯誠之危。另以陳廣的四個縱隊，尾隨徐州南下大軍之後，向南壓迫。同時，劉伯誠另一部上力，可能從豫南，鄂北向東增援，控制皖北走廊，以切斷國軍後路。同時威脅兩泰，分散國軍力量。（聞劉已被炸死）

總之，淮河兩岸的戰事，現已進入決定性的階段，國共雙方主力，愈集愈衆，前由東北營口撤退抵蘇州無錫一帶駐防的國軍五十二軍，業已開赴江北增防，另部宋希濂統率之第十四兵團，亦由鄂北調至蚌埠，據說十四兵團有萬人左右包括三個軍。

這許多生力軍的不斷增援，國軍的士氣可能爲之一振，故戰事也可能轉危爲安，故衆信江淮之戰，一兩個月內尚不致有太大的劇變，是否就從僵持下去也說不定，但戰略形勢上，國軍現已立於不利的地位，假如南北大軍能在最近會師，當可挽回危局。

現在呢？這一問題又在折衝，請示，催索，批准的過程中旅行了。准不准？這問題似乎不必多去考慮，不過國大代表人數太多了，因，試以立委而論，雖然常開會的不過一百多人，但拿起錢來，一百四十五人即是個個足額，每人借支五千元，這數字合官價實是二兩五錢。那麼七百多人，總數就有二三千兩之要是再加上國大代表的一份呢，豪華那兒來的這慶些民脂民膏呀！

江西痛失彭蕭段

露小

在江西說起來，這個二十七年的十二月，是個不利之月，幾個比較響亮的人物，次第的都遭了不幸，彭學沛死於飛機失事，蕭遜則在老遠的美國與世長辭，接着段錫朋以氣管炎不治於上海，昨日（三十日）報載，台灣主席魏道明又丟了紗帽，熊式輝已銷聲匿跡，一時不能東山再起，梅汝璈的司法行政部部長却又棄如敝屣，在目前，江西人在外面獨當一面，只剩了青島市長熊學遂，上海警備司令陳大慶了。

彭學沛是安福人，早年為汪精衛領導的改組派中的健將，但他因為出身心遠的關係，所以他也成了心遠一員巨頭，雖與李中選那些人的路線儘管不同，究竟他對於心遠系祖師熊學遂是無可比擬的，據說在二三四年間，熊育錫在南京任監察院監委，就是彭和程天放這一些人的力量。

大家都知道，江西的「心遠」系原來非常複雜，但有一個歸納，不管他本身是什麼黨派，在心遠的範圍內，都是以培養心遠，愛護心遠為第一，譬如說被稱為「牛克司」已故的王禮錫，他也是一個這樣的「心遠」份子。

汪精衛叛國以後，彭學沛的風路指向政學系，另外汪記班未曾落水的中下階層幹部被他收留，這，在抗戰時期，多少是一點功勞，勝利以後，彭曾一度出長中宣部，他在許多朋黨鬥爭下離開了小崗位，這時，他遊歷了國內一番。

彭蕭來的太太是蕭遜的妹妹，後來也和一個德國小姐戀愛了，這位蕭小姐就被他遺棄，在南京連打了一場官司，當時上海出版的社會新聞有一篇長篇小說，叫做「酒囊飯袋」，是專罵改組派的，裏面有一個老漢，這位老漢就指的是彭學沛。

彭氏兄弟很多，彭學湛、彭學浚、彭學游，在江西都算有點名氣。去年，彭回到家鄉一次，省府派了汽車送，在中途翻了一個跟斗，沒有送命，想不到他竟死在空中。

蕭遜是奉和人，全省聞名的蕭百萬就是他的祖父，在美國的時候，和華業士同學同班，所以華業士到中國來特別為他向當局拉攏，結果，得到中正大學的校長。

蕭的為人，並不壞，就是固執得令人可怕可恨，一個大學校長，也就「固執」「固」掉了，他的弟弟蕭公權，在中國算是名教授了，講授「先秦政治史」與陶希聖是相抗衡的，可是他也很古怪，老留在南京，一點也不願意哥哥的忙。

正大自蕭校長走了之後，很多同學後悔，現在蕭校長死了，同學們的悔恨是永遠不可填補的啊！

段錫朋，永新人，五四運動時，爬過曹汝霖的圍牆放火的就是他，後來他任中央大學校長時也被學生打了一頓，吳稚暉曾說：「打人者恆打之」，他是A B團的領袖，江西有名的尹（敬）何人豪（薛）秋泉（都是他的幹將，在中央的聲望，確有相當，同時是以節儉聞名國內外的一位不可多得的人物，去年江西省參議會選舉監察委員，意外地他落了選，他雖然不感到難過，事後他對人家說：「江西的風氣果然變得很有利，但，這個是江西的好現象嗎！」段先生現在死了，不知活着的人聽了這些話如何？

第一夫人在美的活動

最近來，朋友們見面聊天，再不會感到話題的枯竭了，從袁頭談到迷霧，從戰局談到美援，於是蔣夫人訪美的影響和意義，便很自然的成了最熱門的資料，尤其是朋友們知道我在新聞界混，一聊起來便打破沙鍋問到底，希望從我這裏取得一點「漏網新聞」，可

大家知道，蔣夫人的成行似乎是毫無準備的。在上個月，宋子文奉召來京訪問了司徒大使，接着司徒又會到官邸一行，這一點跡象，可能就是蔣夫人赴美美的伏線。試看上月二十四日蔣夫人剛對美國人民作過廣播，接着二十六日南京華府便同時傳出訪美的消息，當時美國務院發言人告訴記者，

還說關於蔣夫人赴美的交通工具及到達時間，並無詳細情報，但二十八日蔣夫人已乘了美海軍的專機自滬啓程，一日飛抵舊金山後，換乘了美總統的座機「聖牛」號，抵華府，而且立即為馬歇爾夫婦邀請，成為他們家宴的嘉賓，這些布置，顯然決不會是匆促之中所可妥善安排，事前方知道並且同意蔣夫

人的赴美，應該是毫無疑問的了。蔣夫人到了美國，立刻引起了世人的注意。尤其是美國人民，他們都在戰時聽到過蔣夫人在會所作的動員人民的演詞，這一個中國蔣夫人的到來，而恰當世界大戰轉熱，中國局勢危急的時候，大家都知道她為美援而來，然而他們却完全不做主動

靜候着政府方面的表示，邀請蔣夫人至美國會報告中國情形，因之也只成了曇花一現。事實上，美國官方的究竟在說什麼，這真是本世紀來國際外交史上最大而最為神秘的秘密。美國一方面撤橋，一方面却又噴着派遺障礙隊來華，保護美僑生命財產，這是一個不可解

資來華，一起面對進一步的援助的要求，却又愛理不理，這又是一個不可解。當馬歇爾國務卿與杜魯門總統會商後所發表的一段談話，是很可以來解釋這個難解之謎。他說：美對中國共黨得勢表示憂慮，但對中國問題，現正審慎研究有效援助方法中，看樣子，美國對於中國的態度已正在從魯德無主，正因

爲如此所以美國人雖不會拒絕蔣夫人入的訪問而且處處地方還予以禮儀的招待，但是夫人到了以後，他們還是拿不出什麼辦法來。於是馬歇爾宣佈進醫院去診病，杜魯門亦乘了總統府遊艇外遊直到二日晚上及三日下午蔣夫人兩度赴華爾特李德爾軍醫院訪問馬歇爾後白宮總宣佈了十日茶會招待蔣夫人的計劃，一家美國通訊社也率直表示招待蔣夫人在勃萊爾官而不在白宮，顯然是對蔣夫人此行冷淡的方法，因爲蔣夫人來此非中國一政

機會民意 祥生

省參議會第一屆第六次大會閉幕的那一天，每行政區域合舉一個駐會參議員，這位駐會的議員很可以拿到幾張「全圓券」，於是乎不免就有了爭執，最有趣的算是第九區，因爲王枕心議長也是第九區的參議員，他原是要支持銅鼓盧道新的，結果九江徐俠成要競，彼此一算，各執五票，誰也不讓誰，結果不知道誰想了一個妙法，全體參加抽籤，意外的却被那位病在床上沒有來開會的修水車乘華中簽了，無以名之，姑名曰「機會民意」，民意而稱「機會」，還能辨得出真假嗎？嗚呼！

紅色的事故
如一個個承志
常人

目前許多名流巨頭，尚都不願爲新閣所羅致，這班人客觀的美朋友，自然更特別，可能全看新閣的這一張牌，要是還是那幾個「元老」，那蔣夫人在美的活動，前途是無法與舊和樂的。

提起廖承志，他是廖仲愷的兒子，也是何香凝的兒子，以他這樣一個革命先烈的兒子，會跑到中共這條路上去，被捕後幾經設服而不能轉變他的堅強意志，可想他中荷之深，回憶被江西方面誘捕到馬家莊時候，的確是一表人才，既會寫作又懂得藝術，在他的房間裏畫着幾張模特兒的是出神，絲絲精肖，他很喜歡書，不論是文學的，軍事的他都要流覽，那時在抗戰時期，在江西的泰和書店裏，書本很缺乏，管理他的人，按其所好，希冀他能轉變過來，不惜重金到桂林方面的書局代他去選購，他並有才子的稱，才子，當然個個是風流的，像唐伯虎，娶妻到九房之多，也就夠逍遙取樂了，那末剛在所變，他們的用心也就

夠苦了。良久！良久！他們就想出一個辦法，叫一個女職員和他接近，這個女職員任務等於在華開譯川島芳子一般的重要，不管這個女職員做得怎樣的風騷，挑引他，廖承志的後面好像有人警告他，小心！小心！不要上他們的當呀！！不要上他們的當呀！！他們都是陰險的魔鬼！！鬼玩不行的！結果這位女職員是失敗了。後來，中中答應政治協商，他們提出第一個條件，就是釋放廖承志，那時最高當局爲了委屈求全就答應了，江西方面接到中央的電報，即派人乘汽車至贛州，再由贛州乘飛機至重慶，不久這位廖承志就成中共的發言人了。

啓

本刊純粹站在民營立場，不偏倚任何一方，內容側重政治內幕新聞，不登低級趣味稿件，歡迎各界人士投稿，稿件一經採用，每千字致酬金卅元。

請吸
白蘭地
高爾富
上海中國大東南烟公司出品
南昌辦事處（地址裕門路）

香烟

請吸最高尚最亮
萬年牌香烟
吸過萬年
萬年愛吸
上海國華菸廠出品
江西總經理協恆菸行
南昌裕門路一三九號

北平
特製
裕昌參茸燕號
海狗丸
新址中正路洗馬池段

楊軒良主辦
飛絮美術廣告社
承辦一切
美術廣告
接洽處：本市新潮書店

電影故事 母與子

文華公司出品，光明放映。

十六年前，黃素正在少女時代，她的愛人韓立人格於經濟環境無法結婚，兩人肅穆而生了孩子，也只得寄寓在近郊的孟媽媽家裏。

韓立人謀略上的發展，最需要的是資本，他竟不擇手段地追求一個離了婚的少婦陳雲；她有錢。

陳雲因為她第一次的婚姻是不幸的，所以這一次特別地慎重，就商於老同學，黃素，她只把對方的性情學文年齡經濟狀況略略地告訴了黃素，黃素勸她和這人結婚——黃素認為這人是爲了人而不是爲了錢的。

陳雲預備和韓立人上青島去結婚了，立人還在欺騙黃素，借詞遠行，正在告別時，陳雲也來辭行了，並且說出她未婚夫的姓名，給黃素看他的照片，黃素受了極大的刺激，韓立人見陳雲來辭行，且說出未婚夫的姓名，給黃素看他的照片，黃素受了極大的刺激，韓立人利用財力定了——業的基礎，發立之後回來找過黃素，送她一筆鉅款，要

把他的孩子領回去，被黃素拒絕了，但是立人竟進了孟媽媽的丈夫，終於把孩子抱走了，孟媽媽的丈夫對黃素具說的是走失了。

黃素經過了失戀與無孩子的雙重打擊，遠走他鄉，用林露華的名字獻身於戲劇工作，她經過十六年的鍛鍊，成爲一代名優，聲勢浩大地在上海演出。

劇團裏有一個年青韓長，是一個被遺棄的私生子，在劇團裏由僕從階級爲演員，大家都看不起他，他也憎惡一切人——環境產成他孤僻的性情，林露華在戲中扮演母親，兒子就是韓長演的，母子相會的一場，瘋魔了千萬觀眾，在上海頗有聲勢的周七爺，到後台來請林露華吃飯，即被韓長得罪了他，他竟要打韓長，幸虧林露華從中排解，露華後來知道韓長的身世，十分同情很想和他談談，他卻冷淡地回絕了她。

周七爺又來尋釁，戲院當局爲息事寧人起見，竟把韓長飾演的角色換了人，林露華激於義憤，拒絕上演，全體演員也同表憤慨，要求周七爺道歉，否則一致拒演，經理只得向大老板求救，大老板一個電話打來，竟使周七爺屈服了。露華懷疑到韓長會不會就是她失去的孩子，她詢問多年不見的孟媽媽道出了當初的實情，因此她更堅持地約韓長在散戲後到她旅館裏去談話，她一再再韓長忙這次不得不答應了。

這劇團原有的富家巨角沈麗文一直如忌着露華，見她更次向韓長破格表示好戲，以爲她對他有什麼曖昧的企圖，便約同化裝師李世泉開到她旅館裏去，藉口就告訴她大老板明天請客吃晚飯的消息，露華到地方才知道大老板就是韓立人，鑒於露華的呼聲力，特地爲她舉行盛大的宴會。

沈麗文無意中聽到露華過去的歷史，便借此挑撥離間，轉告韓長聽了果然非常地起反感。

在宴席上，韓立人發覺了林露華就是黃素，他背背人愛和他重修舊好，並將往事絕對保守秘密，因爲他現在是有地位的人物了，露華對他的威逼利誘一概不理會，只要他把他的兒子找回來。

她不願意參與這宴會，可是在離席之前她要韓長說幾句話，而韓長已經醉了，當眾辱罵她，露華鼓起了勇氣上前驗看他的手，手上有他小時候被一鍋粥湯的疤痕，露華以述前情，指出他的父親，韓立人悔愧無地，希望他們母子給他一個贖罪的機會，但是他們倆一同走了，只剩下韓立人和他的良心單獨在一起。

新時代新聞雙週刊

作家陣容整齊 內容篇篇精彩
每本祇售兩元 歡迎各界訂閱

自由定戶：每戶預付金圓廿元按期照定價八折扣算
款盡請續付平寄免收掛號另加

訂閱處南昌象山路戊子牌二十六號九江環城路七四號新潮書店
九江大中路文風書報社

「和」目前絕對不可能！ 常人

在草此文時，已是三十七年的大除夕，明天，就是三十八年了，但「和謠」仍甚熾，並不因三十七年消失而干淨。

我們在上期本刊將付印之時，同樣也寫了一篇「時機未熟和謠告吹」，對於和謠有一個大略底說明，在今日說來，「和」在目前更不可能了，為什麼？

一、我國當前嚴重局勢，經第一夫人一再與美國當局折衝後，美態度已趨明朗。
二、「和」雙方應該客客氣氣的談，中共狂妄失去了理智，竟自我「蔣總統及三陳先生等爲戰犯，在這樣的情勢下，和如何談得攏。

三、前一時期我們認爲主和的輿論是李副總統，現在李副總統看看描頭不對也絕不再談了。
四、孫閣揆的談話本來有點模稜兩可，在目前的情形下，也唯有表示：「唯能戰才能言和」。

五、總統的態度比較沉着和嚴肅，這就無異嚴正表示敵愾，加緊軍械戰亂！
六、最近首都召集各方軍事將領開會商討，也決不是談和而是加強部署。是無可疑義。
好了，有以上幾點的說明，「和」目前絕對不可能了。

編後

韶光易逝，民國三十七年在動亂中消失了，過去這一年，我們的國家太那個了，鼓亂的戰爭我們未能予共匪致命的打擊，戰火反一天天逼近都門，因戰亂形成的通貨膨脹，並不因經濟改革而減輕其嚴重性。金元券反而比法幣更不如，編者寫此文時，金子叫價已近八千大關，已較限價時漲了四十倍，白米叫價已過三百元，已較限價時漲了二十五倍，其他各物無不隨風狂漲。

本報本報來說：第一期的時候，西報紙每令二百四十元，第二期西報紙每令三百五十元，到本期出版的時候西報紙叫價過五百元了，其他印工等因係用三機早計算，差不多較第一期出版時漲了一兩倍，本期本刊定價也不得不酌予調整，藉以彌補虧耗。

本刊準備自本期起改爲週刊，現因物價風狂上騰又把我們的計劃打破了，故自本期起本刊刊期改爲一月十六日出版，請讀者注意。

本刊篇幅有限，不再多寫了，際此新歲伊始謹祝讀者康樂和進步！

三十七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經中華郵政登記認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江西郵政管理局新聞紙類登記執照第八九四號
南昌市雜誌聯誼界會會員

歡迎投稿

(每份零售金圓貳元正)

本刊推薦

- 春秋新聞 曠風雜誌
- 天下報 江西人報
- 學生報 經建季刊
- 醫藥導報 新政滄家
- 革新雜誌 電訊月刊

新潮書店經售

新潮書店

專新書

雜誌

營文具

地址 戊子牌廿六號